



——阿瑟穆·小七



诗意的河流

◎杨建英

—

城滨大河,镇依支流,村傍小溪。人类为家园选址,未必都“依山”,却总要“傍水”——这是多么浪漫的选择。

先说额尔齐斯河,一条雄浑壮阔的生命之河。它是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浩浩荡荡穿越广袤大地,孕育出丰富的生命与灿烂的文化,宛如一条巨龙奔腾不息,尽显雄浑壮阔。额尔齐斯河不仅是自然之河,更是文化之河、诗意之河。沿岸各少数民族繁衍生息,民间文化与传统便与这条河流紧密相连。

我弄不清草原民族传唱的歌谣里是否藏着这条大河的身影,但对这些崇敬山川河流的民族而言,断不会对这般壮美的大河视而不见——曾听过冬不拉曲《额尔齐斯河之波》,有音乐便有诗歌,只是未被翻译,或译介甚少罢了。

历史长河中,全真教主丘处机“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秋”的吟咏,成为这条大河最古老的文学印记。当年,道长西行经过阿尔泰,见山高林密、大河奔涌,顿生豪情,遂写下此句。究竟是去时所作,还是归途所书?虽无确切记载,但诗中勃发的气韵仍在风中回荡!可惜“河有名,诗不振”,除这一句,再难寻其他。有关这条大河的现代诗词,却有这样几首:

诗人李东海在《额尔齐斯河》中写道——

静水流深,静水缓缓流向了北方
这是我们唯一流向北冰洋的河
到了斋桑湖,它歌歇脚又继续北流
在阿尔泰山南麓藏满黄金的地方
在傍晚的余晖下
我看着额尔齐斯河的清流北上
多么纯净的水啊
才会如此安静

诗人陈默在《额尔齐斯,不》中写道——

这不是一条河流
因为它只在梦里出现
有时候流向北冰洋
有时候流向阿勒泰
更多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影子
影子覆盖影子,影子喂养影子
……

在心里装一条河
就成为理所应当的事情
仿佛给病人找一个有良心的医生
给夜晚一盏灯

书法家朱漠在《梦回额尔齐斯》中写道——

蜿蜒玉带绕川梁
一路悠歌向远方
梦里依稀芳苑景
何寻风物胜原乡

诗人王珏丽在《奔腾的额尔齐斯河》中写道——

站在桥上,也许
西行的并不是额尔齐斯河
逝去的也不再仅仅是风,不是岁月……
我要追上,追上那条河流的速度
那样,我便是额尔齐斯河
向西向西,不再回头

诗人常铖(克兰)在《额尔齐斯河》中写道——

生命的成份,自在的分子,孤独的旅行者
沉默时的歌唱,歌唱时的沉默
柔顺而顽强……
生命的成份,自在的分子,孤独的旅行者
沉默或者歌唱,注定要成为一条河
失去高洁和初衷,剩下丰富和执着

二

克兰河是一条灵动温婉的诗意之河。它发源于阿尔泰山南麓,自北向南穿阿勒泰市区而过,最终汇入额尔齐斯河,宛如一条灵动丝带,为阿勒泰这座城添了别样的诗意与柔情。有关克兰河的诗,最著名的莫过于诗人宋雨的《河》——

没有比克兰河更熟悉我的河了
出生的时候,我在它的东边
成长的时候,我在它的西边
出嫁的时候,我又在它的东边
爱一个人的时候我在东边
恨一个人的时候我在西边

诗人堆雪在《克兰河》中写道——

冲刷我也刺痛我
遗弃我也牵挂我
你有铜镜一面,照出前世
还有金山一座,等我来背
有你,就会忘掉饥饿
第一个惹哭我的,是克兰河
那时我还不是她摇篮里的婴儿
所有流星,都从头顶划过
……

奔腾。我爱这弯刀划出的彩虹
我爱那野花与兽皮缝制的裙裾
我爱多年后辗转不眠的克兰河
在众多含泪的石头中,她一眼就认出了我

诗人常悦平在《克兰河之舞》中写道——

这是一场狂欢吧,那一堆堆翻浪的浪花
分明在用最响亮的声音,盛情邀约
让这以水为歌的盛会唱响主旋律
……

强劲的鼓点敲碎了沉闷的心情
狂舞的节奏迎来了奔腾的步伐
引来云为之驻足,引来风为之惊叹
引得鸟鸣赞之嘤嘤,引得花香追之遑遑
这无疑是一场狂欢,没有彩排
用憧憬引领

克兰河是一条灵动喧嚣的大河,作家高建群谓之“一天到晚叮当作响的大河”,这般意象被长春词人吴文昌凝练为——

边城风光别有情
奇观痴梦难成
夜阑几度凭窗坐
细数繁星听水声

总之,无论是克兰河的灵动温婉,还是额尔齐斯河的雄浑壮阔,都以各自的姿态,绽放着河流的诗意与魅力。它们是大自然馈赠的珍宝,值得我们用心感受,细细珍惜。

能见到绿色草滩。刘师傅说,绿草都长在山坳里,因为雪水和泥沙都会流向洼地。羊群也爱追着草滩,从一个山坳转到另一个山坳,在低处山坡上踩出无数羊肠小道。约莫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子。见一群鸡在房前屋后散跑,刘师傅停下车,跟村民打招呼,问了行情,还了价。公鸡一块五一只,他挑了五只;母鸡村民要留着下蛋,不肯卖。在村里转了一圈,又添了七八只公鸡,采购任务总算完成。为了让我多看看乡村景致,刘师傅特意绕去汗德尔特蒙古族乡转了一圈。回程似乎快了许多,转眼就进了校园。这趟乡村行,让我对山城的好感又深了几分。

几天后的傍晚,体育组的程强老师来宿舍,约我去大东沟钓鱼。他让我借辆自行车,其他什么都不用准备,晚上去他家吃饭,后半夜出发。那晚月明如水,我骑着借来的自行车,紧攥车把,紧盯路况——山路颠簸,总怕一不小心栽进沟里。有的坡太陡,只能推车上下。筋疲力尽时,终于到了大东沟与小东沟的交界处,天已微明。我们把车藏进河边灌木丛,就着卤肉咸菜啃干饅。吃饱后捧起河水,“咕嘟咕嘟”,那滋味甘冽清甜。

逆流而上并不顺利,我的脸很快被蚊虫叮得红肿,索性学做帮手。走钓一阵后,河谷开阔起来,草比人高,鱼却比人稀——临近中午,总共钓了十几条。这些渔获通过篝火烹煮变成了午餐,金山银水滋养出的美味,让我对山城阿勒泰有了实打实的味觉记忆。餐后,我们开始往回走钓。回到出发地时,共收获了两条鱼。

坐在河边,看河水在鹅卵石周围翻出浪花,喧哗着流走,我不禁浮想联翩——这场最后来化作短诗《鹅卵石》和《鱼的错误》。两人把剩下的吃食都填进肚子,便开始返程。路过小东沟石桥时,见牧民在河边做“揪片子”汤饭,热气腾腾的铁锅像块硕大的磁铁,牢牢吸住了我的目光,可我终究没好意思开口。

一晃四十年过去。阿勒泰的泥石路早换成柏油公路,阿禾公路已成了新的打卡地,但旧人旧事仍历历在目,恍若昨日。这是一个让人变老的显著特征,也是“金山流水”的固有情性。

◎一场西伯利亚寒风过后,绿背山雀在苹果树枝头“唧啾啾”地尖声鸣叫。眼下,正是采摘季。在山野牧场,秋日热闹的邻里聚会,多源于“摘果”的仪式。一般要等秋风扫落叶时开始采摘,苹果才不会被突如其来的寒冬冻伤。细看布鲁汗大姐家附近的苹果树,果实有的深红,有的紫红,有的青黄。而无论哪种颜色,你都买不到它们最高的实用价值与享受——买不到看着它们开花、结果、成长,以及亲手采摘的乐趣。就像你能买到超市里光鲜的苹果,却买不到树荫下那些关于情感的惊喜。

秋日的晴天,院子周围的植物依然热闹。野玫瑰、雏菊、鼠尾草、格桑花,这些花朵还会招来蜜蜂、蝴蝶和蜻蜓。然而此时,白桦、杨树混交林的树叶色调也由鲜绿色变成暗绿色,再转为黄色、橘色、红色,直至各种暗褐色。自然界中一切生长都停歇。

植物的生命不再是生长,而是延续。夏季的生命之神,注视着它带来的成果,不再前行,静静等待冬季从西伯利亚赶来,也准备好随时离去。

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样的日子起风时,牧羊人会提高警惕,认真观察树叶,判断是否有雨雪,是否会降温。树叶在风中旋转——你可以说它们在任何风里都会旋转。但当吹来的是带着潮气的风,树叶会有细微差异:相比干燥的风,潮湿的风会让紧拥的叶柄放松,让叶片更舒适地下垂。善于观测天气的牧民,常年在山野牧场放牧,渐渐练就敏锐的观察力,能提前预知自然变化,及时安顿好羊群。

我家屋前有三棵苹果树。残冬时节,果树的树皮皱缩得就像用旧了的羊皮手套,但我知道,春天的嫩芽正藏在那枝条里,蓄势待发。春天一到,树皮下就会隆起包块,长出许多嫩芽——这是果树的叶、花、果等器官的原始形态。很快,嫩芽上发出鲜绿叶片,随后绽放出白色小花,露出中间奶黄色的花蕊。此时,柔和的香气扑鼻而来。

记得第一年搬到村里,苹果树收获时,城里朋友来采摘,库其肯奶奶提醒我:“一定要留些果子在树上。”“为什么?”我很困惑,“难道要让苹果烂在树上?”“苹果丰收,有鸟儿的功劳。”她说完,指着树顶补充:“就那些吧,不用费劲摘了!”

“啊,鸟儿的功劳?明明是我又浇水又用羊粪和落叶做堆肥给它们增加养分,这跟鸟儿能扯上什么关系?”我嘴上答应着,内心却充满了问号。

不过,我还是留了些虫蛀的果子在树上。那年冬天特别冷,连下几场大雪,足足有一米厚,冻死、饿死的鸟儿不计其数。而那几颗高挂枝头的苹果,被几只饥饿的小家伙分食殆尽。

第二年,苹果树上的病虫害明显多了。到了秋季,除了虫蛀早早脱落的苹果,树上没几个好果子。库其肯奶奶说:“早知道有如此寒冷的冬天,该多留点果子给它们。”我恍然大悟——原来,她想让鸟儿有食物过冬,来年继续啄食树上的害虫。

苹果花或许是果树中开得最漂亮的,与它美妙的香味相得益彰。去年,苹果树四月底开花,却遭遇五月初的倒春寒,一场大雪冻掉了所有苹果花,当年一个果子也没结。

今年春季苹果花开时,我忍不住关注天气,常看天气预报。好在苹果树赶在春季最后一场倒春寒之后才绽放。万物有灵,我想,它一定是记住了去年寒流侵袭的日期,特意调整了花期。

那段日子,我常请教库其肯奶奶。八十年来,她与家人在山野牧场走走停停,怀着敬畏之心与自然相伴,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观察自然、感悟人生。她给我的指引,像从泥土里长出的树,根系发达、枝叶茂盛,在风霜雨雪中展现最原始的生命力。在她提醒下,炎热的夏天,我会找几个盆子、水桶,注满井水放在院子里的宽敞地。艳阳下,焦渴的鸟儿找不到水源,就会飞到盆沿欢快饮水。我和家人远远看着它们喝个痛快,谁也不打扰。忙完活计,用这些晒得温热的清水洗脸、洗衣服,心里格外清爽。

在这里,鸟儿从不怕人。我想,是因为当地人没有射猎鸟儿的习惯。库其肯奶奶说过:令人尊敬的,人是独立的,敬畏自然的,他们不仅不伤害野生动物,还以帮助它们为荣。十几年前,我刚到这里,就感觉到终于找到了鸟儿见人毫不惊慌的地方。若你在山林漫步,发现前方树枝上停着鸟儿,大可慢下脚步、压低声音,不去惊扰,那些鸟儿甚至可能追着你——只因觉得你有趣,在你头顶回旋,叽叽喳喳“评头论足”,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当你看到这种久违的美好重现,会感到无比欣慰。这里的牧羊人亲切、淳朴、善良,遵循自然节奏生活。留些果实,晒一盆水在院子里——这是他们遵循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德。

大自然既展示花朵,也献上果实。整个夏季,不时有几个未成熟的果子脱落,那是大自然在替苹果树疏果。我在院子里干活时,常观察果实大小,偶尔捡起一个咬一口,尝尝味道。这时舌头会像咬到葫芦皮似的缩回去,嘴唇、嘴角像涂了黏液,忍不住总想舔。

我家的苹果树是冬苹果品种,十月底或十一月才成熟。十月初,果实开始变色——先由绿转黄、转橘黄,再到红色、深红色,果梗一侧也渐渐布满紫红色斑点。同时,在日出日落间,果梗慢慢下坠。十月中旬,尤其傍晚时分,看似熟透的苹果会发出醉人的芳香。然而,此时的苹果,恐怕你无福消受——它出乎意料的酸涩,足以把你的牙齿酸倒。咬一口,你甚至会被酸得发出尖叫。这是因为缺少暮秋的霜冻,而霜冻正是冬苹果最好的“甜味素”。

一场西伯利亚寒风过后,绿背山雀在苹果树枝头“唧啾啾”地尖声鸣叫。眼下,正是采摘季。这时的苹果,滋味不会因霜



降损失任何层次,吃起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口感——靠近果皮的部位很甜,越往果核越酸甜,越令人振奋。不吃到一半,尝不出这九分甜带一分酸的味道。吃过之后,余味萦绕舌尖。品味它,让你生出劳作的成就感。

苹果承受着风霜雨露的洗礼,汲取时令精华,才变得更有韵味,而我们得以尽情享受它带来的快乐。凡自然创造之物,都有某种高贵与有益健康的特质,这些特质正是它的最高价值,不应被世俗化或用来交易。此时,苹果树的叶子默默褪色、枯萎、凋零,西北风吹动光秃的树干,偶尔剩下的几片残叶在冷风中“瑟瑟”作响。因为它们把树木赋予树叶的五彩色调都转赠给了果实。可其中的珍贵体验,远不止于此。

除了享用果实,苹果树还带来额外收获。除了冬季休眠,苹果树的生长期从四月延续至十月——它早已成了居所的延伸。如今,牧区定居户都有个习惯——在房前屋后种些果树,让树根吸走地基的水分。春夏时节,苹果树梢上天空湛蓝,骄阳似火,树荫下却通风凉爽。人们在树下乘凉,与家人吃饭聊天,再惬意不过。拜树荫所赐,我得以近距离观察新生叶芽从死气沉沉的枝干上萌发、舒展,尽管此前曾上百次从它们身边走过。

我家苹果树的叶子两头尖尖、中间饱满,像一条条精致的小鱼儿,一片挨着一片,头对头簇拥在一起。叶片朝阳面呈深绿色,背面是缺乏光泽的灰绿色。十几片一丛的叶片中心,都有一簇黄蕊白花。我认真数过,每簇白花多在三到五朵之间。最初,是粉色小球,慢慢裂开、绽放,白色花瓣向外舒展,再向后弯曲,直到五片花瓣完美嵌在叶片间,呈现黄白绿交错的视觉效果。黄色花蕊像一丛鹅黄色绒毛,丛生在花心中间,正中是一根淡绿色柱状物。到了生命的下一阶段,这根柱状物被一枚逐渐膨胀的绿色果实顶起,白色花瓣纷纷脱落,最后只剩下一颗黄豆大小、顶部带个小尖的球状果实。

此外,为它施肥、修剪枝叶时——所有在果树枝叶庇护下的休闲与劳作,都会带来情感上的收获。对牛马羊等家畜来说,苹果树枝叶、果实都是最爱。我家除了在果树枝杈中筑巢的绿背山雀爱苹果,就数羊驼最爱了。我留意到,羊驼听到绿背山雀叫,会扭着脑袋寻找,我便停下活计,和它一起寻找那个“歌手”。一次,头顶树梢传来流水般“嗒——叮叮咚”的清透声浪,我们停下聆听,却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直到库其肯奶奶指着树冠最高处:“快看,那是灰蓝山雀,它不仅长得好看,叫起来更好听。”那鸟儿站在树梢,几乎与天空融为一体,风吹过,毛茸茸的纯白色头部会变得蓬松,蓝灰色眼纹与后颈的蓝色相连,白色腹部中间有块蓝灰色斑块。

只要我在树下,羊驼就会瞪着黑溜溜的眼睛打量我的手,认定我会弄几个苹果给它吃,结果却只买到小半个,够开胃而已。因为羊驼和羊一样是反刍动物,粗纤维维

菅干草才最适合它,苹果、胡萝卜等最多只能吃半个,不能超过一个,所以一定要照看好栅栏。记得有一年,我和妈妈出门赶集,羊驼溜进库房偷吃了半箱苹果。那些苹果积在它胃里无法消化,发酵了。它像醉汉一样歪倒在地,醉了三天三夜,肚子胀得像鼓,指尖轻敲就“咚咚咚”响。这次偷吃差点要了它的命,之后,我们不得不盯着它、管着它。

我和妈妈坐在桌边喝茶聊天,说起羊驼为接应苹果树冲撞栅栏、大家与它斗智斗勇的小故事,不由得拍着桌子哈哈大笑——原来生活如此有趣充实。比如蹑手蹑脚走到专心琢磨撞栅栏的羊驼身后,轻拍它的背,惊得它甩着脖子跳开,眼神满是尴尬。再比如它仰头盯着苹果时,你走上前盯着它的眼睛,它会把目光移到栅栏上的猫咪身上,随后用嘴推开,把怒气撒到猫身上。这时你会发现,因为苹果树,家里平添了这么多欢声笑语。

十月底,果梗变得脆弱。起初果子紧抓生命之源不放,最终还是松了手——第一个果子在寒风中掉落。

我踩着木梯采摘,寒冷啃噬着指尖,轻轻一碰果梗,果子便“扑通通”落入竹筐。偶尔晃动树枝,会有果子“砰、砰、砰”砸在头上,疼疼!我常把最高处和虫蛀的苹果留在枝头,算是给鸟儿过节的“零食”。秋天,放牧的老乡们采摘野果熬果酱时,也会留一半熟透的果子。他们说:“这是大自然给的食物,我们没权利都拿走。”有了这些,留鸟会在果树上筑巢过冬,春天也不飞走,整天忙着捉虫,好保证来年果实丰收。

所以说,给大自然留有余地,往往就是给自己留下生机与希望。

今年,我家收获了满满十大筐苹果。味道可口,却略牙——它们需要在通风凉爽的窑洞里“醒一醒”,十一月底,硬脆的果肉会渐渐软化,变得绵沙细腻,入口即化。

几乎每家房前屋后都有苹果树,品种繁多,多是院落刚开拓时,周边鸟儿或自家牛羊播撒的种子。其实,苹果树或任何果树,都能褪去荒野或途经之地的疏离感,给这片土地带来安宁的家园气息。而且在这里,很难找到两棵果实颜色与口味完全不同的苹果树。

在山野牧场,秋日热闹的邻里聚会,多源于“摘果”的仪式。一般要等秋风扫落叶时开始采摘,苹果才不会被突如其来的寒冬冻伤。

每年秋季,邻居布鲁汗大姐家房屋周边多石的牧草地上,几十棵老苹果树的果实都红了。拳头大的果子压弯树枝,悬垂在屋檐下,几平要把房子遮住。被压弯的树枝优雅低垂,就连顶端的枝桠也不再耸立,向各个方向伸展、低垂。

布鲁汗大姐说,她父亲常提起,小时候,或许是一只鸟或是一头贪食的小牛无意间撒下种子,意外地长出了苹果树。对牛羊来说,这可是美味佳肴。这棵幸存的小苗,自打幼年起,就被父亲家的牛或途经的牛羊有一搭没一搭地啃食。牛羊够得着的枝叶被啃食后,便渐渐消失。光阴流转,就这样过了二十年或更久,在牛羊的啃食与压制下,苹果树缓慢延展,直到结果的枝干伸到了牛嘴够不着的地方——因为它从未放弃向上的信念,要结出属于自己的“胜利果实”。

苹果树正是靠着这种“坚持就是胜利”的韧性,最终熬过了牛羊的啃食。人们惊讶地发现,尽管仍受来来往来的“骚扰”,它仍在桦树、杨树之间快速生长,冒出繁茂树冠。果树的枝桠往往比果园里的更多——因为它把所有被压迫、被反抗的能量都聚到了顶端。最终迎来花季,结出青黄色、光彩照人的果实,与林中多彩的秋叶浑然一体。收获不算丰盛,却格外真诚。

牛羊依然在树下徘徊,偶尔能吃到蹭磨树干坠落的果实,将种子散布到附近土壤。而无论是周边的果实还是这棵苹果树,十月末枝桠上成熟的果香与彩色果实,吸引了众多鸟儿觅食,苹果树从最初一棵,渐渐长成如今的果园。这些苹果树被混生的桦树与杨树点缀,排列极不规则,随心所欲地从土里冒出来——有单独生长的,有两棵挤在一起的,总让人觉得是趁布鲁汗大姐一家赶集时偷偷长出来的。

细看布鲁汗大姐家附近的苹果树,果实有的深红,有的紫红,有的青黄。而无论哪种颜色,你都买不到它们最高的实用价值与享受——买不到看着它们开花、结果、成长,以及亲手采摘的乐趣。就像你能买到超市里光鲜的苹果,却买不到树荫下那些关于情感的惊喜。

布鲁汗大姐说,除了苹果树自身的努力,这里曾是她父亲家最早的牛棚,后来盖房搬离,泥土里留下的陈年牛粪营养丰富,大概是苹果树如此坚韧的最好解释。随着生长加快,果实产量变得可观——山雀、白冠攀雀、新疆歌鸫等争相筑巢歌唱,“果园鸟”就此以前所未有的势头繁衍。而最早的那棵苹果树,已有百岁高龄,树身遍布空心洞,成了啄木鸟与松鼠最好的栖息处。偶尔,在老树下看到带有牙印的鲜果,那一定是从松鼠的“储藏室”里掉出来的。

当然,谁家的苹果树越多,秋季来帮忙采摘的人就越多,场面也越热闹了。